

# 单向街

纪录\_探索\_批评



## 最愚蠢的一代？

互联网和物化，如何摧毁了一代人的头脑。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单向街 [001]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向街. 1 / 许知远等著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9.7

ISBN 978-7-80729-483-2

I.单… II.许… III.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6030 号

出版统筹	苏 静	特约编辑	洪宇澄
装帧设计	艾 莉	文字编辑	郭玉洁 肖海生
图片编辑	stella	特约印制	徐冬梅

## 书 名 单向街 001

---

著 者 许知远 等

责任编辑 谢黎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20 千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483-2

定 价 25.00 元

---

本图书如遇到印装错误, 可与发行部门联系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84242008-8012

# 最愚蠢的一代？

文 / 许知远

躺在草坪上，在诗歌、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和坐在电脑屏幕前、兜里揣着 iPod 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？在一个节奏缓慢、信息匮乏的年代成长的青年人，和在一个瞬息万变、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人，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？

十多年来，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赞歌，太多对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溢美之词。政治领袖与商业巨头们都认定自己有必要去取悦 Google 和 Facebook 充满孩子气的创始人，而奋力让自己融入新时代的中年人，则本能地相信年轻一代掌握着更多的资讯，有着更开阔的世界观，更强大的反应能力，更独立的个性。

只有到了近代，“青年”才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，一种想当然的变革力量。在传统社会里，一代代人的经验都差不多，那是个向后看的岁月，是一个“黄金时代永远已经过去”的岁月。但当近代世界兴起后，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、新的制度，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，也使每一代人生活的环境和上一代大不相同。而进步的观

念也深入人心——未来总比现在更美好。

于是，在整个20世纪，两重强烈的感受一直并存。一种是对青年与未来的盲目崇拜，另一种则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古老冲动。它们相互混合，此消彼长。

像是对于过去十多年的情绪的反动，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互联网的黑暗面了，虽然这项技术曾被视作新一代人的塑造力量。

“最愚蠢的一代”，马克·鲍尔莱恩<sup>[1]</sup>的新书的题目耸人听闻。它的副标题同样引人争议，“数字时代如何使美国青年变得愚蠢并威胁我们的未来，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”。

在这位英文教授看来，信息时代的种种美好许诺不仅没实现，在网络上成长起的、被各种电子产品包围的一代人，不仅没有更聪明、更开放、更有见识，反而是无知、偏狭、盲目的自我中心。他们有高度的竞争感，却没有真正的创造力，更愿意在既有的框架内、按照社会规范实现自我。

你可以说马克·鲍尔莱恩夸大其词，不错，每一代成年人，不都有冲动去贬低下一代吗？但是，这种夸大其词却有助于矫正我们日趋严重的技术迷恋症。对于商业世界来说，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工作。昔日，洛克菲勒费尽心机，建立起一个全国市场，而现在，Google诞生之日，就拥有了一个全球性市场。也正因为此原因，这些年轻人可以几年内，积累起前人一生才能积累起的财富。

但是，在文化领域，这种进化论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。互联网能处理大量信息，这适用于那些浅显的、可复制的、群体性的文化产品，所以娱乐业在此刻攻城掠寨。但对于那些讲究独特的、暖

[1] 马克·鲍尔莱恩，美国埃墨里大学的英语教授，曾担任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研究部主任。

昧的、深思的、充满想象力的文化产品，这扑面而来的信息，经常意味着对思想与想象空间的窒息，它不仅没有打开、释放我们，反而麻木我们的感受，消解我们宝贵的专注能力。

倘若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，人类很可能掉入一个技术垄断的年代，在这个历史的新篇章里，效率、利益、经济进步是社会运转的核心。在很多方面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来临。而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必然被这些特性深深地作用。

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。由于中国社会曾深陷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习俗的束缚，技术曾经被想当然地当成是拯救力量。但是，希望很快幻灭。过多的信息并没使这些青年人更有判断力，他们经常是新的盲从者；丰富的全球文化并没随着宽带而来，反而是一种封闭的自恋意识的兴起……

探讨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，是《单向街》第一辑的主题。我们邀请了从美国著名作家到中国年轻一代，来谈论他们对技术、青春、青年文化的看法，文章的跨度如此之大，是我们想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视角。我们希望你看到这种价值观的变迁。30年前，当年轻人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时，经常选择文学、艺术作为突破口，而现在则是商业。

我怀疑，我们的编辑们，刻意强调了互联网文化的阴暗面，因为我们都是谷登堡<sup>[1]</sup>的孩子，我们钟情的是在昏黄的光线下，独自阅读的静谧、句子与句子的逻辑感、字里行间的意外。而对着电脑

[1] 约翰内斯·谷登堡 (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, 又译古滕堡)，约1400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，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，他的发明迅速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文明的发展。

屏幕、不断被MSN对话框中断、从一个文本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方式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我们有点抱歉，使用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。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标题，能激起你头脑中的不安和躁动。

这套系列书，将刊登评论、游记、报道、访谈、摄影作品。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杂乱的组合，但此刻的中国不正是种种杂乱事件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实验吗？

当然，我们的态度也是坚定和一贯的，那就是用智力性、探索的姿态去理解中国社会。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，这种流行情绪带着“理性”、“实用”的面纱，习惯性地嘲笑一切更为单纯、理想主义的情感。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，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、只生活在现在，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，相信除去加入众人的大合唱外，别无选择。

而在方式上，我们强调的是非虚构类写作——如何把现实题材描绘得像小说一样娓娓动听。此刻的中国，不正是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吗？真实的生活比种种虚构都更精彩，但是将现实移植到纸面，却需要某种坚信的努力和特别的技巧。

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态度和探索方式。希望我们和你，和我们的国家，一起成长，并兴趣盎然地探索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。

001 [话题]

- 002~012 嗨! Julia 许知远  
013~025 Google 把我们变蠢? Nicholas Carr  
026~035 每一代人都差不多  
——与飞猪的对话 李曼  
037~048 有梦想,但梦想什么? 梁文道

049 [访谈]

- 051~068 先知的另一副面孔  
——许倬云访谈 郭玉洁

069 [纪录]

- 070~084 出走 Leslie T. Chang  
086~097 大脑里的战争 覃里雯  
099~109 富豪征婚记 李海鹏  
110~123 一堂法学课 谢丁

125 [艺术]

- 126~137 艺术是一种真诚的欺骗  
——王浪访谈 黄安达

139 [随笔]

- 140~150 埋伏在血液里 陈芳明  
152~164 钱是怎么回事 Robert Skidelsky  
166~178 一个录音带时代的告白 张钊维  
179~190 我信佛,连卡佛的佛! 李孟夏  
191~201 庞家那棵大树 黄永玉

203 [沙龙]

- 204~229 蒙面骑士马科斯 戴锦华



# 话题

0 0 2 ~ 0 1 2

嗨! Julia

文 / 许知远

0 1 3 ~ 0 2 5

Google 把我们变蠢?

文 / Nicholas Carr 译 / 郭玉洁

0 2 6 ~ 0 3 5

每一代人都差不多

——与飞猪的对话

文 / 李曼

0 3 7 ~ 0 4 8

有梦想，但梦想什么?

文 / 梁文道

# 嗨！ Julia

文 / 许知远

当今社会杂语喧哗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如此。当今世界的中心议题乃是如何把多声部铸造成和谐的音乐，而防止它散漫为嘈杂之声。

——齐格蒙特·鲍曼

## [一]

即使不说话，Julia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位。

五位演讲者在讲台上呈弧形而坐，正在讨论“如何讲述故事”。演讲厅大约是标准泳池大小，如果站在最后一排，台上每位的面孔都遥远而模糊。不过，每当麦克风传到发言者手中时，投影会在讲台临时拉开的屏幕上打出他/她的巨大形象，脸上的每一个微笑与不屑都很清楚。

Julia 穿了一双红色长袜，像是刚刚从昨晚酒吧的夜舞里，直接冲到了会场。何况，她还一直占据着麦克风，语速快、声调高、句子间少有过渡，两片红艳、丰满的嘴唇一直上下动个不停。“对，我就是一件产品。”她冒出的这一句话给全场带来惊诧和欢呼。其他的三男一女，光头的投资家，黑毛衣的Geek，带着点腼腆的英国在线电视的主持人，还有 Facebook 创始人的姐姐 Randi Zuckerberg，像是陪衬品。

Julia必定喜欢这感觉。在会场上分发的演讲者的厚厚小册子里，她的照片与简介最容易被记住。一个穿着吊带裤的年轻姑娘，那件胸前印着WIRED标志的白色T恤紧紧裹在肉感的身体上，左手扶在架在鼻梁上的CLARK KENT式黑框眼镜上，眼神倾斜却直勾勾地射向你，掀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红浓得要滴下来。

朱莉亚·安利森 Julia Allison，“城中最著名的年轻记者”，右页的个人简介引用了《纽约》杂志对她的评论，接着是《纽约观察家》更炫目的注解——“像是穿梭于帕丽斯·希尔顿和爱因·兰德之间”。

这是个诡异的结合，一位是这个年代流言不断的社交名媛，另一位则是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哲学家，唯一相通的是，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风潮代表者，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，都声名赫赫。不过，在爱因·兰德的年代，除去个人姿态感，她更需要通过自己的哲学、写作、演说，获得名声与影响力，而帕丽斯·希尔顿，就像大多数人感觉到的，“仅仅因为著名而著名”。

关于 Julia 个人介绍的短短一页篇幅里，是各式各样媒体的名字。她是 Time Out 的专栏作家，她的形象出现在从新闻频道 CNN 到男性杂志 MAXIM 这广阔的媒体频谱上。最让她引以为傲的是，去年以她为封面人物的 8 月号《连线》WIRED 杂志，是这本杂志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期。它也引起了广泛性的争议，创刊于 1993 年的 WIRED 以报道技术变革的姿态出现，是过去 15 年中英语世界最能把握住时代风尚的媒体，而在这 15 年中，只有 6 位女性登上过封面，她们要么就是曾经的企业英雄玛莎·斯图沃特，要么就是电影明星乌玛·瑟曼，而没人说得清楚朱莉亚·安利森到底有什么成就，为什么出名。

“Internet Famous”，那期《连线》以此为题。Julia的形象，被处理成银灰色雕塑，像是来自另一个外太空的新物种。文章讲述了这名27岁的纽约姑娘，“不会表演，不会歌唱，不富有”，却如何依赖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传方式，来获得广泛的关注，成为了“internet celebrity”。在《连线》的编辑们看来，这或许代表了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到来。Blog、Twitter、web 2.0、digital camera，这些新通讯工具赋予每个人强大的能力，人们可以借助这即时、无限复制的方式，将影响力迅速扩充。而这技术也正缔造出一个新社区，其中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，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标志，喜欢谈论的是“我，我，我”。

在慕尼黑举办的Digital-Life-Design论坛已到了第五年，是全球技术文化支持者们的盛会。我偶然间混入其中，像是在另一个空间里进行了一场短途旅行。

## [二]

大约十年前，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，为北京一家网络公司工作。那时，互联网是个时髦、兴奋而又令人困惑的行业。预言家们将之比作蒸汽机、火车，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，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，会改变政治结构，会催生新的文化。一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，互联网的分散化、多节点、互动性，将摧毁工业时代的权威、僵化、单向接受性，带来一个更自由、平等、丰富和活跃的时代。

除去这些概念化、口号化的赞歌，更实际的冲击也出现了。这场源自美国西海岸的运动，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亿万富翁，他们获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，昔日需要几十年完成的金钱与

名声的积累，几年中就达到了。看看当时的金字招牌马克·安德森<sup>[1]</sup>，25岁，在Netscape上市的当天，成为了亿万富翁。

这股浪潮随着那些从美国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而来到了中国。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，他们是一股清新、锐利而招摇的力量。这是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，一个等级严格、过分尊重年龄的社会，一个对财富、成功充满生理式饥渴的社会，也是一个自我价值丢失、一切都从外边舶来的社会……

而这些青年人带着美国的资金、技术、理念而归，宣称宽博会让知识与信息像自来水龙头的水一样不断流出，谈话里使用的是VC、IPO、Page view等像刚印制的钞票一样崭新的词汇，阅读的是《连线》、《快公司》这样的杂志，推崇的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把脚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……

很快地，这些人扮演了一种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启蒙者角色。80年前的一代人通过引进约翰·杜威、伯特兰·罗素、乔治·肖伯纳，谈论社会主义、文学革命来为中国引入新的思想；而他们引进了彼得·德鲁克、迈克·波特，用管理学和技术术语来撬动中国的变化。

十年里，网络的泡沫吹大、破灭、又再兴起，资本撤走又到来，一批中国式的年轻亿万富翁也到来，各种新概念继续兴起。在这个行业内，时间变成了最速朽的东西，14年前如日中天的马克·安德森，如今像是马克·吐温年代的人物了，比起Facebook，连Google都显得年华老去了。

[1] 马克·安德森 (Mark Andreessen)，Netscape (网景) 公司的创办人，开发Navigator浏览器，被誉为“因特网的点火人”。

和十年前一样，中国仍是一个模仿的国家，跟随着美国的变化亦步亦趋，彼岸有了 Youtube，此岸就有了 tudou；Facebook 诞生于哈佛校园，北京就有了 xiaonei 网。但是，再没什么人谈论信息技术的文化与社会意义。瀛海威公司当年矗立在白颐路上的广告牌——“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”，像是关于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笑谈。

或许再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，但真实的变化却迅速地发生了。1996年，我第一次拨号上网，耐心地等待着《花花公子》网页的出现；1999年，我参与了一家 dotcom 公司的建设，非常诧异地发现那么多人竟然喜欢在 BBS 上留言；2000年，我第一次使用 Google 搜索；2001年，我开始习惯在 Sina 上阅读新闻；2003年前后，我意识到新浪正在获得比电视台与报纸更大的影响力，这种影响力伴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而继续提升。1997年，中国大约有 62 万名上网用户，2003年 7 月时这个数字增加到 6800 万，而今天，它则超过了 2 亿……手机、即时通讯、iPod，使着网络变得更立体、强大、富有娱乐性。对于城市青年来说，网络就像是空气与水一样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即使是偏远的小镇，网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。我记得一年春节路过长江三峡的巴东县时，整个县城空空荡荡，找不到一家营业的餐厅，但是网吧里却挤满了稚气的面孔。2 块钱一小时，15 块钱一整夜，你可以在这里聊天、打游戏、看韩剧，那个十五寸的显示器，通往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吗？还是这光秃秃的县城，实在是太匮乏了？

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、购物、调情、交友、游戏、表达主张时，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？它变得更自由、开放与丰富了，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？

The Personal  
DNA Project  
Volunteers Wanted

Coffee  
Science  
The Perfect Brew

Hackers  
Rule!  
WarGames at 25

# WIRED

**Get  
Internet  
Famous!  
(Even If  
You're  
Nobody)**

Julia  
Allison  
and the  
Secrets  
of Self-  
Promotion  
by Jason Tanzi



The Personal  
DNA Project  
Volunteers Wanted

Coffee  
Science  
The Perfect Brew

Hackers  
Rule!  
WarGames at 25

# WIRED

**Get  
Internet  
Famous!  
(Even If  
You're  
Nobody)**

Julia  
Allison  
and the  
Secrets  
of Self-  
Promotion

**Plus  
How to:**

- Pretend to work
- Crash a party
- Rock at videogames
- Snag VC dough
- Meet your heroes



al  
ct  
ed

Coffee  
Science  
The Perfect Bre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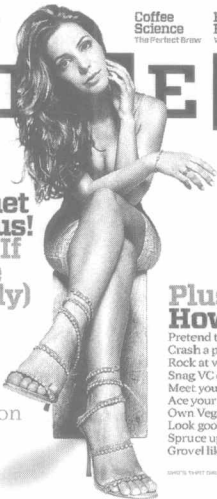
Hackers  
Rule!  
WarGames at 25

# WIRED

**net  
jus!  
n If  
'e  
dy)**

- 1
- 2
- 3

tion



**Plus  
How to:**

- Pretend to work
- Crash a party
- Rock at videogames
- Snag VC dough
- Meet your heroes
- Ace your exams
- Own Vegas
- Look good on TV
- Spruce up a blog
- Grovel like a pro

www.wired.com

hal  
ct  
ed

Coffee  
Science  
The Perfect Brew

Hackers  
Rule!  
WarGames at 25

# WIRED

**net  
jus!  
n If  
'e  
dy)**

- 1
- 2
- 3

tion



**Plus  
How to:**

- Pretend to work
- Crash a party
- Rock at videogames
- Snag VC dough
- Meet your heroes
- Ace your exams
- Own Vegas
- Look good on TV
- Spruce up a blog
- Grovel like a pro

www.wired.com

亲历那个匮乏、封闭的年代的人，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，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、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，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，一个不知名乡村的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；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，家庭的纽带、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，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，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，发现了共鸣，分散的人群重又聚集在一起；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，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，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，他们走上街头，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，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……

但是在互联网世界，每有一个厦门PX事件，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——她是我们的Julia吗？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，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、低俗化。一种趋向已经展现出来：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进步，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，是围绕着媒体象征性的短暂炫耀，参与者迅速在喧闹中获得满足，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——即兴式的介入，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，它是碎片化、单一化的；另一方面，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，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，一场私人争吵、一种个人情绪，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，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，这个世界迅速地低俗化，越来越浅薄……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，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，并倍感焦虑。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、感受力，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关的小段，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。



### [三]

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DLD的会议。清晨，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，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。接着是纽豪斯大街了，这个超过700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。店铺尚未开张，橱窗里的衣服、玩具，贴满了打折标签，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，还是到了传统的打折季节。路人们裹进深色的大衣里，匆匆而过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正如这冷峻的天气。

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已清晰可见，刚才，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，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是通向天国。红色的砖墙、绿色的拱顶、笔直的线条，是15世纪后哥特时代的遗迹。它是这城市的最高建筑，在内城，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，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——100米。三天里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。

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，它曾是僧侣的城市，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，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。奥斯瓦尔德·斯宾格勒<sup>[1]</sup>在这里写下了《西方的没落》吧，正好是90年前。经过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，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。也是在这座城市里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兴起。

一旦你进入会场，所有对历史的感伤与追忆，都消失了。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，台上的人在说，走廊里的人在说，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。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，

[1] 奥斯瓦尔德·斯宾格勒 (Oswald Spengler, 1880-1936),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, 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。一战期间, 他隐居于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内, 在烛光下完成了《西方的没落》一书。